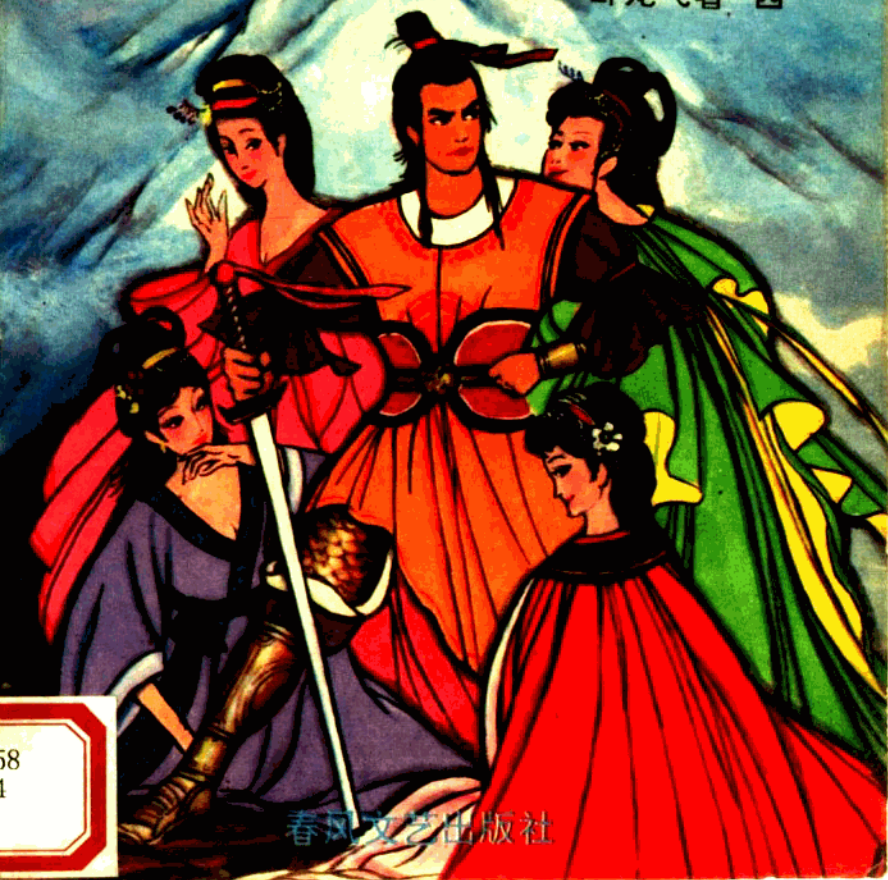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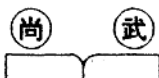


四鳳游龍

卧龙飞著 四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第三十四章 神功初试

万有全睁大着眼，诧异道：“在下几时小看三位了，在下说的是礼节，也是公理，三位要见敝上，在下连三位的姓名都没问一声就去告诉敝上，有荆山来的三位老人求见，这样，在下岂非有亏职守，还能当得成总管吗！”

中等身材老者沉哼笑：“你真的没听过荆山三老？”

万有全摇头道：“荆山，在下自然知道，住在荆山的人，多得很，年纪老的人，也不在少数，不会只是你们三位吧？”

中间的枯瘦老者自然知道万有全是故意如此，心头虽怒，但脸上丝毫不露，颌首道：“万总管那就说荆山西门寿兄弟求见好了。”

“原来是西门老哥。”

万有全抱抱拳，陪笑道：“在下自当立即报上。”

枯瘦老者枯干的脸上，也因他这声“西门老哥”，不禁气得飞出一丝愠怒之色！

万有全并没理他，回过身去，左手一摆，车前八匹骏马上八名武士立即策动坐骑，向左右两旁退下，像雁翅般排开。

万有全颠着脚尖，走到第一辆马车侧面，躬身一礼，提高声音，朗声说道：“启禀主人，夫人，现有从荆山来的西门寿兄弟三人求见。”

荆山三老数十年来，还是第一次被人直呼姓名，而且他们三人，就站在车前求见，这真是损人之至！

枯瘦老人“西门寿”还能容忍，他左右的二老和三老已是气得满脸发青，怒气直透眉宇！

矮小老者忍不住沉哼一声：“好大的架子！”

万有全转过脸，尖声喝：“敝上一向如此。”

车中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道：“好，既有道上的朋友惠临，万总管，你就打开蓬车便是。”

万有全恭敬的躬身应“是”，朝车把式挥挥手道：“钱通，主人吩咐，打开蓬车。”

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钱通一声不响，左手不知在哪里按了一下，但听“豁”的一声，车蓬完全敞开！

大家只觉眼前骤然一亮，珠光宝气，炫耀生辉，一对青年男女，脸含微笑，并肩坐在华丽的敞蓬车中！

男的玉面朱唇，身穿一袭青纱长衫，腰围玉带，悬一柄四尺长的古剑，剑鞘上镶嵌了许多宝石，足见此剑的名贵。

女的笑容如花，簪一支白玉飞凤簪，发结正中间缀一颗葡萄大色呈粉红明珠，隐隐闪着奇异的光彩，身上一件珍珠衫，每一颗珍珠，都有黄豆大小，日光映照之下，五彩缤纷。

这一对青年男女，当真是人间奇侣，神仙眷属。

荆山三老看得不由一呆，那围在数丈外的人群中，早已有人纷纷鼓起掌来！

继第一辆马车敞开车蓬之后，第二辆马车也随着“豁”的

一声。敞开了车蓬，车上则是三个腰插短剑的青衣使女，同样生得眉目如画，娇柔多姿！

大家本来还以为第二辆车上，必然会有前去赈灾的珍宝，如今车蓬敞开之后，车中除了三名使女，一目了然，那有放珍宝的箱笼，就是连个包袱也没有。

于是有很多混在人群的黑道人物，登时从恍然中清醒。

据说丁建中和戴珍珠从天香之宫回来，先去了绳金寺，再回戴庄去的，这情形，分明是金蝉脱壳之计，他们打着“天香宫主黄河赈灾”的旗号，大事铺张，却把珍宝留给了知本大师和泰山驼龙，姜大川等人，暗中运走了。

丁建中一脸笑意，朝荆山三老拱手朗声道：“在下丁建中，不知三位前辈在中途光临，有何赐教？”

万有全站在车旁，恭敬的答道：“启禀主人，这三位老人家要见主人，是为了两件事，第一他们要见见天香宫主，第二，想看看咱们前去赈灾的珍宝……”

丁建中微微颌首，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三位前辈的来意，可是如此吗？”

矮子老者说：“不错！”

丁建中微笑道：“此次黄河赈灾，所有珍宝都取于天香之宫，拙荆是继承天香仙子的遗命，故而赈灾仍用天香宫主之名，三位要见的天香宫主，就是拙荆。”

戴珍珠及时在车上含笑点点头道：“小女戴珍珠见过三位前辈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是东天王戴天行的女儿？”

戴珍珠道：“正是”。

中等身材老者道：“戴天行在日，对老夫兄弟，也要尊称一声老前辈。”

戴珍珠道：“这个小女子倒未听先父说起过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接着道：“老夫兄弟早闻昔年天香仙子在一处山腹中修建了一座天香之宫，不少人遍历名山大川，寻觅了近百年之久，始终未曾寻获，你既是从天香之宫出来，又携带大批珍宝，前去黄河赈灾，老夫兄弟，一向爱好古玩，老夫兄弟并无贪婪之心，只想见识见识，赐予一阅，心愿足矣。”

说的好听，原来还不明为了珍宝而来的。

戴珍珠浅浅一笑，轻启樱唇，说道：“这个只怕不大方便。”

矮小老者道：“怎么，夫人连给老夫兄弟看看都不肯。”

戴珍珠道：“这个小女子也做不了主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道：“那么什么人做得了主？”

戴珍珠笑道：“珍宝是去黄河赈灾之用；黄河两岸，数十万灾民，嗷嗷待哺，小女子取之于天香之宫，用之于数万灾民，并不是炫耀争奇给人展览的。”

她虽是面带笑容，但说得义正词严，斩钉截铁！

中等身材老者脸色微变，哼道：“老夫兄弟若是非看不可呢？”

这话就挑明了。

戴珍珠柳眉一挑，冷冷的道：“三位前辈，若是一定要看，最好到咱们预定的义卖地点去看，如有心之所爱，只要能出个高价，就可购得，岂不是更好，若是要在义卖之前，尤其在荒野之中，要小女子当众办展览，那是办不到的事。”

矮小老者道：“老夫兄弟说出来了，办不到也非办到不可。”

戴珍珠偏头一笑，问道：“凭什么？”

矮小老者道：“就凭咱们是荆山三老。”

丁建中突然仰首向天，发出龙吟般的长笑。

枯瘦老者神色一变，双目精光暴射，凶声道：“阁下年事极轻，功力果然深厚得很。”

丁建中道：“荆山三老，在武林中也算得盛名久著的人物，愚夫妇黄河赈灾，乃是一件大事，照说江湖黑白二道的朋友，都该鼎力协助。不料三老连袂而来，不但不予支持援助，反而中途阻道，还说出非看不可的话，岂不可笑？若是三位覬觐天香之宫珍宝那也好办得很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拖长语气，住口不言。

中等身材老者目芒连闪，问道：“如何办才好？”

丁建中朗笑一声道：“只要三位露一手给丁某夫妇瞧瞧，让丁某夫妇放心，这黄河赈灾之事，就交给三位去办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”

交给三位去办，自然是说把天香之宫得来的珍宝，双手奉献了。

站在中间的枯瘦老者大笑一声道：“年轻人，你是要量量老夫的底？”

万有全接口笑道：“敝主人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枯瘦老者口中发出一阵森冷的干笑，回头道：“老三，露一手给他们见识见识。”

矮小老者举步走出三步。微一吸气，脚尖不点，身子就直拨而起，一下往上升起三丈五尺来高，再次吸气，身形又起五尺，再次吸气，再上升了两尺光景单足一点，落在附近一支极细的树枝上，枝叶丝毫不动。

这一直看得附近围着一圈人群，纷纷鼓掌，喝起彩来。

丁建中朗声道：“梯云纵。”

这只是告诉她的妻子，对方这种功夫的名称，但脸上并无惊奇之色。

要知一个人纵上去之后，必然会立即下落，梯云纵，是凭仗一口真气，往上提吸，使即将下落的身子，往上提升，这自然是绝不易练成的功夫，也不是一般人都会的。江湖上自然难得一见。

丁建中出身昆仑，昆仑派以“云龙身法”著称，他眼看矮小老者第二次提吸，只能升高五尺，第三次气势已竭，只能再提升二尺光景，足见他练的“梯云纵”火候还差了。

正在大家纷纷鼓掌之际，矮小老者已轻轻一跃，离枝飞起，他落下之势，仍然分成三段，每下落一丈光景便自在空中停得一停，再往下落，等他飘落地面，自然又赢一阵如雷掌声，矮小老者脸含笑容，朝大家点点头为礼，慢慢后退。

枯瘦老者开口道：“年轻人，老夫兄弟的轻功如何？”

丁建中道：“很好”，枯瘦老者道：“那就该你露一手了。”

丁建中谈谈一笑道：“三位名动江湖，自然各怀绝艺，在下观赏了三位绝艺，自当献丑。”

“好”，枯瘦老者回头道：“二弟，你展露一手给他瞧瞧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随即举步走出，目闪厉芒，尖喝道：“姓丁的，你看清楚了。”

话声一落，身子忽然离地三寸向后转去，双手疾发，闪电拍出三掌。缓落到地上。

他和那棵大棒树，至少也有七八尺距离，这三掌不闻丝毫风声，也不见如何用力。

七八尺距离，要在树身上印有三掌印，只要是练劈空掌一类掌力的人，修为功深，到了某种火候，都可以办得到，难的是在他发掌之前，身子已离地三寸！

身子离地，须内心提起，他还能凌空连发三掌，这份功力，就非同小可了。

人群中多的是江湖行家，看到这里，自然又纷纷鼓起掌来。

连续看了两人的表演，就是金氏兄弟，路传广，冷中锋等人，也都由衷佩服，脸上莫不耸然动容，暗暗替丁建中夫妇担起心来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想着：“不知主人如何应付才好呢？”

中等身材老者看了丁建中一眼，他眼中却有着自得之色！

并肩坐在敞蓬车上的丁建中夫妇，脸上同样流露着春风满面的笑容，也同样随着大家轻轻拍掌，只是并无惊异之色。

枯瘦老者不相信老三，老二露的这一手，丁建中夫妇能办得到，但从两人的脸上，看不出丝毫惊异之色，似乎这对年轻夫妇，对老三，老二的表演，竟然无动于衷！

这一点，他当然看得出来，心中不禁暗暗嘀咕，难道天香仙子的武功，真的还在自己兄弟之上？

他一手摸着垂胸银髯，徐徐说道：“年轻人，是否还要看看老夫的？”

丁建中含笑道：“在下出道得晚，难得遇上三位前辈，更难得三位前辈肯不吝赐教在下夫妇，自然希望前辈也能露一手，以饱眼福了。”

他神志从容，缓缓说来，不卑不亢，正好表现了他雍容风度。

枯瘦老者张开大嘴，呵呵一笑道：“看来老夫不露一手，年轻人，你好像还有点不大心服吗？”

丁建中依然笑容可掬的道：“岂敢。”

枯瘦老者已经随着话声，凝步走出。

围着看热闹的人群，久闻荆山三怪之名，已有数十年之久，从未有人见识过三老的惊人武艺，尤其三老之首的流星剑西门寿，据说成名以来，从未失过手。

如今这位久享盛名的老人，就要亲自出手，大家不由得拭了拭眼睛，摒息以待！

刹那间，全场人声寂然。

老者流星剑西门寿深邃如电的目光，朝四周缓缓一扫，正身展袖！

就在他右手大袖展处，大家耳中听到一呛声然龙吟，大家眼中同时看到一道白光从他大袖中飞出！

那是一支连柄只有二尺长的短剑，映日生辉，闪耀着刺目的剑锋！

短剑由他袖中飞出，光若闪电，直射出三丈来远，如今他和丁建中的马车，相距不过五丈左右，他这一举袖，剑光直射出三丈，但在大家看来，他剑光是朝丁建中夫妇射来的，有人甚至已经惊啊出声！

丁建中夫妇依然面带笑容，并肩坐在车上，丝毫没有防范之心。

剑光直射到三丈左右，枯瘦老者已从大袖中伸出一双干瘦的手掌，五指向上轻轻一招，飞到三丈外的短剑，忽然掉头朝他手掌飞了回来。

枯瘦老者五指向上轻轻划了一个圆圈，短剑呼的一声在

天空划了一个三丈方圆的圆圈。

枯瘦老者并未停止，他随着剑势划圈之际右足倏地前进一步，右手指东划西，身形跟着迅疾移转，空中飞剑，立即随着他凌空指挥，忽东忽西漫天飞舞。

瞬息之间，但听空中响起一阵刺刺破空响，在枯瘦者身前三丈光景，登时泛起一层剑影，盘空匝地。

原本那柄二尺长的剑柄上，系着一条蚕丝细线，足有三丈来长，因为这条线很细，他使得又快，是以很难发现。

他虽然仗着线遥控短剑，但剑光左右前后，飞腾刺击，变化繁衍，来往如电，伤人于三丈之外，这份功力，足以惊人！

舞到急处，但见一片白光，绕着他身子飞舞，森寒剑气，蒸腾如雾，这时如果用一盆水，朝他泼去，大概所有的水滴，也在他身外三丈以外。

四周的人群，距离较远，除了少数几个目力较为敏锐的，可以看到枯瘦老者短剑上系着一根细线，其余的人，眼看他虚剑凌空飞舞，指挥如意，还当他以气驶剑，一时间不由得掌声雷动，纷纷喝起彩来。

枯瘦老者突然身形一停，那支盘空气舞的短剑，也如灵蛇一般“嘶”的一声缩入大袖之中，他一张瘦面上，木无表情，只是朝鼓掌的人群微微颌首，说了声，“谢谢”。

然后冷厉的目光，落到了丁建中面上，挤出阴森的笑容，嘿然道：“年轻人，老夫兄弟，都已练过了，现在该你了吧？”

丁建中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前辈高招，确使在下大开眼界，珠玉在前，在下这点微末之技，便不足观了。”

老二冷声道：“咱们兄弟已经练了，你想不练，那可不成。”

老三道：“不练也成，只要你认输就好。”

认输，那就是说赈灾之事，由他兄弟三人来接办了。

万有全已有好久没有开口了，这回他耸肩大笑道：“敝主只是和三位客气，可没有说不练呀！”

矮小老者双目一瞪，深陷右眼眶中的两颗眼珠，突然凸了出来。精芒四射，怒声道：“你懂什么？”

万有全耸耸肩，他一颗头连下巴都缩进到脖子里去了。然后又一伸脖子，嘻嘻笑道：“敝上是在下的主人，在下自然知晓他的意思了。”

枯瘦老者看了他一眼，心中暗道：“此人生相猥琐，但在他使的分明是‘缩骨功’，缩骨功能把头缩进脖子里去，就非有精纯的内功不可，但此人却又不像有高深内功的人？”

丁建中忽然爽朗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三位既然都已露了一手，在下若是不练，岂不辜负了三位的盛情，看来在下也只好献丑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右手轻轻一按，但听呛朗一声龙吟，已从腰间抽出一支一潭清水般的长剑！

他这支剑足有四尺来长，形式奇古，剑身出鞘，登时青光氤氲，望去连眉宇之间，都掩映一片青色。

枯瘦老者沉声道：“好剑！”

丁建中目光一注，微笑道：“前辈夸奖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哂道：“剑虽好剑，只不知你使来如何。”

万有全尖笑道：“这个阁下看下去就知道了。”

丁建中长剑虽已出鞘，但他依然站在车上，既不运气，也丝毫没摆出要使剑的架势，只是右手一抬，随手把长剑朝空中掷去。

剑是好剑，这一掷，但听“嘶”的一声，剑化长虹，一

道青光，遥空飞射出去！

哪知长剑掷出之后，丁建中除了掷剑右手，依然高举着，并未收回，就没有第二个动作，只是抬目望着他掷出去的长剑。

剑光如青虹贯日，但他这柄倚天剑，剑身是青色的，此刻又是午已过，日头稍偏，因此只好说他是青虹贯日了。一直飞出去五丈多远，依然余势未衰！

丁建中直到此时，右手才五指一屈，朝飞出去的长剑招了招手。

他剑柄上可没扎着细线，而且招手也只是轻轻招了一下，并没用什么力道，但说也奇怪，那一道飞射出去的青虹剑就像通了灵一样，在空中划一个弧形，忽然掉转头，又朝他主人飞了回来。

这一下直看得在场之人，个个吃了惊，连拍手都给忘了，大家伸长脖子，睁大双目，屏息凝神，紧紧的盯着那道飞回来的青光。

飞回来的剑光和激射出去同样的快速，就在长剑回到丁建中面前还有丈把远近，丁建中五指一放，手掌向右挥出，那支长剑竟然随着他手势，“嘶”的一声，又往右飞射出去。

这时丁建中高举的右手就不再停着不动了，他手掌向右挥出，在头顶上空，划了一个圆圈。

他一条手臂，在头顶上划的圆圈当然不会太大？但倚天剑就随着他手势，在高空划的圆圈，可就不少，这一转至少也有三四丈方圆。

四周看热闹的人，都昂起头瞧那一圈青虹，就在他们头顶上掠过，虽然离他们头顶少说也有三四丈之上，但每一个

人都感到森冷的剑气，快要触及头顶，忍住赶紧缩头，纷纷蹲下去。

剑光划了一个大圈子，只不过像电光一闪，大家耳中同时听到“铮”然轻响，等再定睛睡去，剑光已失，原来在这一瞬间，长剑已回到丁建中的手上，丁建中把长剑纳入腰间镶嵌珠玉的剑鞘之中。

他脸含微笑，朝荆山三老拱拱手道：“献丑献丑！”

观众们早已惊得目瞪口呆。

就连金氏兄弟，路传广，冷中锋等人，也没想到丁建中在剑术上，竟有如此惊人之艺，练成了以气取剑的上乘功夫。

只有万有全一个人笑嘻嘻的拍起手来。

直到此时，四周掌声，也跟着像春雨般暴响起来。

这一手，连枯瘦老人都耸然动容，他心头自然明白，自己剑柄上扎着细线，可以摇控指挥，所凭仗的全是一口真气，自己有细线遥控，只能飞出去三丈，他却把长剑掷出五丈多远，就算他剑柄也扎着细线，就已胜过自己了！

“取剑术”这小子居然真能以真气取剑！

其实说穿了也无啥稀奇，丁建中根本不会取剑术，他使的只是昆仑派的绝学“纵鹤擒龙”罪了！

“纵鹤”是抛出去的手法，擒龙是收回来的手法，如此而已。

丁建中原先想自己一掷之势，能把长剑送出去丈把远，一招之势，还能从五丈外把长剑招了回来。这当然是自己练成“三阳玄功”，才有如此功力了，心中暗暗喜不自胜。

只此一手，已使荆山三老有自知之明，真要动手，自己三人，绝非这年轻人的对手，但此刻已是势成骑虎，当着四

周这些三山五岳之人，若是认输，数十年争来的一世英名，从此岂不尽付流水？

枯瘦老者紧闭着阔嘴，不好开口。

中等身材老者阴恻恻说道：“方才咱们兄弟各自露了一手，阁下似乎也该表现三场，才算公平吧？”

这意思自然是说，你剑上虽有造诣，但掌法，轻功，未必全能。

万有全接着连连点头：“这是应该的，敝主人是要使给三位瞧瞧了！”

戴珍珠娇声道：“丁郎，这位前辈说的是。你瞧，还有这许多江湖朋友捧场而来，也不好让大家失望呢？”

她娇声说来，别有一番柔情蜜意，使人有延肠荡气之感。

戴珍珠本来是个冷若冰霜的人，自从练成了天香仙子的“三阴玄功”雍容之中，别具有柔媚之情。

丁建中转脸含笑道：“贤妻说的也是，本来我想露上一手，已足可使不开眼的朋友，知难而退了，既是如此，我就再露一手给他们瞧瞧也好。”

他方才对荆山三老，招礼甚恭，说的还算客气，但这回夫妻二人说的话，就流露他狂傲的本色！

“这不开眼的朋友”这几个字，说的岂非就是荆山三老了？

四周观众中，虽有不少黑道巨擘，但已被丁建中方才露的一手震住了，因此丁建中口气虽强，他们却不觉他狂了！

丁建中和他娇妻话声一落，就朗朗一笑道：“丁建中请大家指教。”

这句话他并不是专向荆山三老而发，因此他说话之时，双手抱拳，向四外看热闹的人群作揖！

大家立时报了热烈的掌声。

掌声中，但见丁建中仰首向天，发出一声龙吟般的长啸，啸声甫起，他一个已从车中随声往上飞腾而起！

他和戴珍珠并肩站在车上，这纵身飞起之时既没见他划手作势，或者点动双足，一个人就象平空拔了起来，一下就升上了三丈多高。

他人在车上，本已比地上高了一半个人来，再凌空拔起三丈，如以地上的距离来说，就差不多有四丈来高了。

直等到半空，见他双手一展，身子一屈伸，倏然平飞出去，双掌已然交替劈出。

任何一个人，任你轻功最好，如果往上纵起，就算纵得最高也是笔直往上，笔直向下，中间绝不可能停留得住。

昆仑这一派的武功，却有“云龙三式”身法，进而演为“云龙九掌”都是轻功飞腾身法，可以在空中转折延翔。

轻功飞腾，所凭仗的是一口真气。纵到半空之后，身子在一屈一伸之际，换气提吸，或侧身延转，或横飞，那只有昆仑派的“云龙身法”才能办到。

这于他，你如能学会象天际神龙的一屈一伸，或者象飞鸟的振翅延转，正是减轻地心吸力的方法，昆仑派这种身法正和减轻地心吸力相暗合，所以能独步武林。

丁建中使的就是“云龙身法”，大家仰首观看，只见他高空忽高忽低，延翔转折，活象飞翔的大鸟，风声飒飒，最难得的他在延翔振舞之际，圣掌开关，做出许多不同的威势，连续拍出了九掌——云龙九掌。

这种在毫无凭藉的高空练把式，当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！

许多人只听就传说中昆仑派有“云龙身法”但据说失传已久，如今看到了丁建中的表演，当真绝妙绝伦，人人心头都不自禁无比崇敬和无比兴奋，大家仰首向天，纷纷鼓起掌来。

就在丁建中凌空施展“云龙身法”之时，第一蓬车左侧突然飞起一道人影，疾如闪电一下扑到戴珍珠身后，人影未至，十道尖风已然笼罩了戴珍珠身后十大要害大穴，指风快若闪电，一齐点落。

戴珍珠几乎连闪避都已不及！

万有全只回头看了一眼，依然若无其事，别过头去。

夏香、秋香冬香站在车上，一时不由得齐声惊啊！

这回大家都看到了，戴珍珠背后，这时已经多了一个一身黑衣，布包头，满脸皱纹的老妪。

有人惊咦道：“是黑疯婆！”

黑疯婆是江湖道上出名的心狠手辣的老婆子，认识她的人当然不在少数！

戴珍珠身子未动，回过头去，娇柔的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黑衣老妪脸上露出得意的诡笑，尖声道：“女娘子别怕，”老太婆要的是你这件珍珠衫，并不要你的命。”

戴珍珠嫣然笑道：“珍珠衫在我身上，你如何要得去呢？”

黑衣老妪咪咪怪笑道：“老婆子会自己动手，给你脱下来的。”

“快别胡闹了。”戴珍珠低声的道：“你快走吧，我丈夫回来了，你走不了啦！”

“走？”黑衣老妪阴声道：“老婆子脱下你的珍珠衫，自会走的。”

她双手正待去解戴珍珠的衣钮。

戴珍珠道：“你再不走，就来不及了，还是送你一程吧！”

右手忽然轻轻朝后拂去。

她明明被黑衣老姬点住了背后的十处大穴。

黑衣老姬及时警觉，惊异说了个“你”字，一个身子突然横落而起，一下摔出去七八丈外，像一溜烟般去得无影无踪。

这黑衣老姬从现身到摔出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；大家既看见丁建中在空中的表现，又要看戴珍珠如何把黑衣老姬摔出去的，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，这一瞬间，几乎忙不过来！

丁建中恰好在戴珍珠摔出黑衣老姬，如雷掌击中，翻然飞落，回到了车上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依然面含笑容，转脸朝戴珍珠柔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戴珍珠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没看到她已经被我摔出去了吗？”

丁建中颌首道：“只要你没事就好。”

戴珍珠轻声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丁建中这方站正身子，双手一拱，向大家抱拳为礼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微末之技，不值识者一笑。”

荆山三老看到他年纪轻轻，竟有这般高深绝学，自知和人家差得多，一时不禁面如土色，作声不得。

万有全脸上早已流露出得意之色，伸手指指大樟树，含笑道：“诸位请看，敝主人还在树身上略下了九个掌印，要请大家评鉴呢！”

大家只仰看丁建中的高空飞翔，谁也没去注意樟树上还有九个掌印！

树下多出九个明晰的掌印，围成一团，不但排列整齐，而